­­­­­­在魔法的深空

Pandora Maiden

※

1……7……29……75……

100。

电梯门上闪烁着的楼层灯跳着格子不断往更大的数字走，最后在“叮”的一声后停在最高的100层。

电梯里走出的只有一个男人，目光阴冷，让人不寒而栗，头发的苍白色似乎在无声地向旁人叙述他多年的潜心研究。

让人稀奇的是，他的左半边脸完全没有了肤色，取而代之的是光泽尖锐的金属色——显然要想修复那半边脸的重大创伤只能植入义体了。

电梯外便是整个房间，落地窗忠实地为房间的主人展现着外边的城景，然而再往远处看去便是黄沙漫漫，几棵仙人掌孤零零地立在沙漠中。

从不知何处飘来几片云，一些幸运的仙人掌们得以暂时免遭阳光的炙烤，但房间内却阴暗了下来。

“埃利希董事长。”

男人的名字是埃利希，这间最高层大办公室的主人。

听到那女声，他厌恶地皱了皱眉头，将惊讶敷衍过去。就算他沉默着，那如刀的眼神却愈发锐利了。

一向用于接待大客户的沙发上坐着一位雅致成熟的红衣女士，那又是花边又是蝴蝶结的大红连衣裙结构相当复杂，看得出她来头不小。银亮的长发如瀑布般在她颊侧泄下。

“我确实很久没听到她的消息过了，”她微笑，“做到这种程度，我很钦佩你，人类。”

埃利希的心头一紧。

“我也猜得到你做了什么。但这么久了，想必她也不会是一个活人了，那么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紧绷的神经很快便放松了下来，埃利希仔细打量着她的神情，希望能找到一丝线索能证明这是真命题。

“她的罪孽就那么深重么？”

女士看着埃利希，微微弯眸。

“背叛整个魔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她也许会感谢你让她毫无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说的是真话。埃利希确定了，但他不能在此刻把胜利的喜悦暴露出来，否则一切都会化作泡影。

他在最关键的信息上骗过了神绮。

“继续你的事业吧，你的努力值得让我不再打搅你。”

话音才落，神绮的身影便开始缓慢地消失在空气中，化作点点光班逸散在尘埃中。

待到埃利希确认神绮完全离开后，阴冷的眼神中才迸发出炽热的激动。他满怀着期待，咧着嘴快步走到通讯器前发出指令。

“所有船员现在准备登上十字军号！我们马上前往外太空！”

云朵不知不觉被风吹去了别处，沙漠的阳光继续给大地加温，也将楼顶的标志照出显眼的反光。

——CACTUS ENERGY INDUSTRY。

※

“这就是你们的空间站吗……比想象中大很多啊。”

“因为失重所以会觉得宽敞许多的。”

魔理沙兴致高昂地四处游荡，把每一个对空间站的问题都毫无保留地抛给荷取。天生旺盛的好奇心让她想逛遍空间站的每一个角落。

“荷取，这扇门后面是……？”

“爱丽丝的卧室喔，别进去比较好。”

荷取一提那个名字，魔理沙才想起来她是来找爱丽丝的。

两年前，爱丽丝便应河童的邀去做了空间站的维护员，其结果就是魔法森林大把月份里都多了一栋空房子，少了一位魔法使。魔理沙起初还被蒙在鼓里，每一次去找爱丽丝都不见在家，以为她回魔界了，最后像个孩子般坐在玛格特洛伊德邸的门前大哭了一整天，但是谁都没有来。后来好不容易才从荷取那里得到消息，却说是爱丽丝基本上长居在她们的空间站了。

那时魔理沙已经差点找去魔界了，结果没想到爱丽丝在更远的地方，她对这种不辞而别总感觉有些恼火。

可恼火没用啊，既然爱丽丝不下来，那魔理沙就得上去。

于是她成了河童航天中心的第一名人类航天员——以高昂的费用和一年的训练时间为代价。

不过来到空间站后，她又有些理解爱丽丝为什么不想下来了。

这里不需要太多的交流，对爱丽丝来说刚刚好，既可以从他人身上得到需要的温度，又不至于深陷其中。她只需要享受无遭云雾遮蔽的纯粹星空，做好手头的工作就好。除了没有重力，生活依旧和她还在玛格特洛伊德邸里一致。

“喔，我忘了你是来找爱丽丝的了。”荷取一拍脑袋，抛下魔理沙干净利落地移动到了另一个舱室，回来时扔给那金毛孩子一件舱外宇航服，“以她的性格，现在她应该在‘玄武’号组件外面休息看星星吧。想见她的话就把宇航服先穿好，不过减压过程和外界不一样，我们是穿好宇航服后才会有魔法使来……”

话音还没落，荷取汗颜地看着已经穿好了下半身宇航服的魔理沙。

“行吧，准备好了就找我。”

※

一出舱外感觉自己便星星包围了，魔理沙只有这种感觉。

但现在可不是看星星的时候，去找爱丽丝才是当务之急。魔理沙调出电子地图，朝着“玄武”号方向移动。但才走不远，她便感觉累到不行。看来每次太空行走都要掉几斤肉的说法是真的。

头盔的玻璃罩上的白雾短暂地出现又散去，魔理沙大喘着气，竭力握住下一个扶栏，又颤抖着将安全绳扣在上面，来回往复地以爬行的速度前进，总算是到了“玄武”号的连接处。

就在这时，魔理沙看见了爱丽丝，并讶异于她那和日常无异的穿着——虽然她看到了爱丽丝被一个淡淡的发光泡泡包围着，那是在训练时提过的比宇航服更优秀的保护魔法。魔理沙使劲眨了眨眼睛，那深蓝色的身影却始终在眼中挥之不去，一定是爱丽丝没错。

安全绳无声地扣紧一个又一个扶栏，白色的身影笨拙但急切地在舱外移动，缓缓朝着那静坐着的美人儿靠近。她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不断地环望着四周。

靠得越近，她越是没法把目光从爱丽丝身上移开，一些尖锐的部件差点划破她的宇航服——这块区域本就不是新手宇航员该来的地方。

和爱丽丝相伴的点点滴滴，又开始在她脑海里浮现，她莫名地气恼，又莫名地激动。马上就要和爱丽丝重逢……却是在她这样一声不吭便不辞而别之后。

魔理沙又觉得委屈，眼泪点点地从眼角渗出。

忽然，她看见爱丽丝四处张望的目光停在了她的身上，没有再移动半分。

爱丽丝向她招了招手。

※

“美吗？”

爱丽丝双手握着扶栏，坐在空间站的外壁上，修长的双腿来回晃动着，晃出工作以外的闲适弧线。她旁边的魔理沙穿着宇航服，只是手上的头盔不再遮挡住她俊俏的面颊——爱丽丝将安全泡泡(这是爱丽丝对这个魔法的称呼)的容积扩大到了足以容纳两个人的程度。地球上的海洋把太阳光抹上一层淡蓝色再反射回来，为蓝色的河童空间站镀上了水一样的光泽。星空从未如此纯净地展现在魔理沙眼里，没有大气的遮挡，没有舷窗的阻碍，星星发出的每一道光都没有其他介质的折射，纯粹而无暇。

估计也就只有在这里，魔理沙才能将心灵完全交付于遥远的星云，任凭意识随着目光在星海中遨游。

“美。”

但爱丽丝的声音却与北斗星无异，每一次都能将她从远方引回。

想到这里，魔理沙脱下了宇航服的手套。

“爱丽丝，”

她转过头来，眼眸和地球一般湛蓝而沉静。

她看见魔理沙注视着她，眼睛和太阳一般金黄而温暖。

“手给我。”

忽然，星星们的目光齐齐转来。它们注视着，那“玄武”号上，相依的金发二人，她们的手紧紧相握。

※

“休息结束了……我还有一台设备没检查完，你就在这里等着吧。”

爱丽丝伸了个懒腰，娴熟地移动到了不远处，比魔理沙快得多，也轻盈得多。魔理沙自知赶不上，便坐在原处静心端详着爱丽丝工作的样子。爱丽丝的手指依旧是那么灵巧，不仅胜得过任何工具，活动时又是好如行云流水像舞蹈般，让人看得不禁入迷。

“舱外人员注意！舱外人员注意！侦测到少量大型太空垃圾位于河城空间站轨道上，我们即将在十分钟内开启魔法力场作为保护手段！为了防止造成人员伤亡，请立即回到舱内！重复……”

爱丽丝显然也听到了广播，她立马放下了手中的活，三下两除二回到魔理沙身边来。

“快走，魔法力场的能量是会烧断安全绳的，你也不想因为安全绳断掉而永远迷失在太空中吧？”

“嗯，我们走。”

“太幸运了，‘玄武’号有舱门，跟我来。”

“爱丽丝？！等……等一下啊！喂！”

魔理沙才发现自己的龟速完全跟不上爱丽丝的节奏，更何况刚才来到爱丽丝身边已经消耗了大半的体力。她用尽全力在宇航服里大喊，却忘记了没有任何介质能为她传达她的呼唤，她也没学过传声的魔法。

不要……

所幸爱丽丝好像发现了魔理沙没跟上来，她的身影在即将消失时又再次停滞。

但爱丽丝从没想过魔理沙会这么慢。

“离魔法力场开启还有两分钟三十秒。舱外人员请尽快回到舱内！”

魔理沙的余下的力气也只够握住扶栏了。她忽然觉得，这已是她生命中的最后时刻。给爱丽丝留什么遗言好呢？

“我爱你”？还是“有你相伴的日子很幸福”之类的感谢？

不行，得简短些。

通讯站……

她仿佛看见太空无穷的漆黑像一头怪兽吞噬着她的残余时间，而她能做的只有在太空中活动肢体，等待宇航服的生命维持系统失去效用。

“魔理沙！”

是爱丽丝？爱丽丝在用魔法传声？她喘着粗气，抬头看到那淡蓝色的身影正在视野里逐渐变大。

“你是不是傻瓜？为什么动这么慢？命不要了？既然没力气走还走得不熟练那为什么出来找我？好好在舱内等我回来就行啊？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真的……”

爱丽丝急得咬牙切齿的神情她看得一清二楚，而且眼角好像……有泪花？

忽然，魔理沙的耳畔传来了爱丽丝的声音，不是来自魔法，而是真实的声波。

“是个笨蛋！！！”

“离魔法力场开启还有两分钟。舱外人员请尽快回到舱内！”

爱丽丝把安全泡泡扩大到了魔理沙的范围，里头的空气把爱丽丝的声音连同怒火和担忧真真切切地砸向魔理沙。“手给我！抓紧了后松开你的安全绳！别在那愣得像个乌龟一样！”

魔理沙做梦都没想到爱丽丝会回来救她，愣了一会后才反应过来，“噢噢，好！小心点，爱丽丝！”

“小心你个头啦！管好你自己吧臭黑白老鼠！”

幸好是失重环境，爱丽丝拖着魔理沙并不算费力。魔理沙就这么被拖着绕到了“玄武”号另一边的舱门前。

“离魔法力场开启还有一分钟。舱外人员请尽快回到舱内！”

爱丽丝吃力地扭着舱门，向通讯站讲着话：“见鬼了，‘玄武’号的舱门被锁定了吗？我现在要从那里进去！”

“明白，现在打开。请尽快回舱。”

一股白汽从舱门缝喷出。

“离魔法力场开启还有三十秒。舱外人员请尽快回到舱内！”

“爱丽丝！！！小心左边！！！”

“什么？”

爱丽丝转头一看，手上的动作顿时僵住了。

一块巨大的废弃太阳能电池板正贴着空间站的边以极快的速度朝二人飞来！

“离魔法力场开启还有十秒。舱外人员请尽快回到舱内！”

魔理沙不知道突然哪来的力气，使劲把爱丽丝往外一推，双脚再一蹬，紧紧抓住爱丽丝的肩膀。二人和空间站现在只由一根爱丽丝腰上的安全绳连接着。

刷！

电池板像刀片一般飞速掠过爱丽丝的鼻尖，上面隐约映出爱丽丝苍白的面庞。

嗡！！

空间站开启了魔法力场，高温将烧尽所有轨道上袭来的太空垃圾，却先将安全绳烧成了两段，彻底地将二人和空间站分离开来。

但她们毫无可能以一己之力追上以每秒八千米速度运行的空间站。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魔理沙？魔理沙？魔……尽快、回……嘟嘟嘟嘟嘟嘟……滋滋……”

※

“那个……爱丽丝，抱歉。”

魔理沙低着头，话语中满是自责。

“你这么个垂头丧气的样子什么都做不到，还不如想想怎么回去，或者更现实点，怎么活下去，活久一点等到有人说不定来救我们——而且你已经救过我一命了，我还得谢谢你。”

对爱丽丝来说，魔理沙终究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女，依旧不够成熟。她挥挥手示意魔理沙过来。

“不过我们很幸运。”

“……嗯？”

爱丽丝指着一个地方，示意魔理沙向那儿看，那里似乎还有着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啊？”

魔理沙只看见模糊的影子，但是那一定是一座很巨大的结构。

“空间站刚好运行到离那里最近的地方，我们叫它‘鸟船’。”爱丽丝解释着，“听说是科学世纪人类发射的生态空间站，不过看它的破败样应该是废弃了。目前根据数据看来我们离那里有几十千米远，但是我们已知里面存在类地球的生态环境——大概是一片森林吧。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到了那里，至少比留在外面等死好。而且鸟船似乎是静止的，追上它比回到空间站简单得多。”

“可我们该怎么到那里呢？”

“你知道动量守恒吗？”

魔理沙开始回想起训练时学习的理论知识，她忽然回想起她的宇航服已经配备了小型喷气背包。

“你是说，用我的设备往那边靠近？”

爱丽丝点点头，算是肯定。

“可那只能移动一百米左右啊……”

“你的脑子全分给魔法了吗？只要我们有速度就会在无阻力的太空中不断移动！”爱丽丝很想给她脑门弹一下，但是出于这样可能让她变更笨，爱丽丝最后还是忍了下来。“以及……在用完燃料后，你的宇航服就可以脱了。”

“噢！我知道我知道！只要我们向反方向推，我们还可以获得一些朝那边的速度。”

“你总算是开了点窍，宇航服的质量可不小。顺带说一句，我有点累了，现在就开始吧。”

魔理沙清楚爱丽丝的意思，维持安全泡泡也是要耗费魔力的，或许爱丽丝能坚持的时间比魔理沙还会短一些……

只能拼了。

“爱丽丝抓紧我。”

魔理沙确认爱丽丝跟紧后，便启动了喷气背包，笨重的航天员模样衬得爱丽丝在魔理沙的身边显得娇小了许多，待到背包的燃料用尽后，魔理沙便在爱丽丝的安全泡泡里脱下了宇航服作为最后的助推，“抱歉为你们制造了障碍，未来的任何航天器。”剩下的冷却服稍稍为魔理沙那尚未褪去青涩的少女曲线作了些勾勒。二人就这么孤独地抱着渺茫的希望往鸟船移动。

“好~无~聊。”

周围的星空已经缺乏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成不变得让人直打哈欠。

“别烦我，维持一个两人份的安全泡泡已经很累了。”爱丽丝瞪了魔理沙一眼，继续阖上眸子闭目养神了。

魔理沙只好也阖眸回忆起过往，在脑海内回放着种种和爱丽丝度过的欢乐时光。但再甜蜜的记忆，短时间被重复咀嚼，最后也只是甘蔗渣罢了。半小时后，所有的记忆都不可避免地播放到爱丽丝不辞而别之后，这让魔理沙有些伤感。

没什么好品鉴的了，还是看看远处的鸟船吧。鸟船看上去比开始大了许多，看来真的有机会活下去等到获救。魔理沙转头看向爱丽丝，却发现爱丽丝的额头已经开始渗出冷汗。

“爱……爱丽丝？”

爱丽丝的手，冰冰凉凉的。

魔理沙心里暗叫不好。

“爱丽丝？你没事吧？！”

“我没事……别打扰我……”

声音都变得这么虚弱了还哪来的没事！果然支撑两人份的安全泡泡负担太重了。

魔理沙转了个方向，把爱丽丝拥进怀里，她身体的冰凉似乎也沁进了魔理沙，让魔理沙很是心疼。“别太累了……爱丽丝，把泡泡缩小些吧……”

“不用你说……”爱丽丝嗫嚅着抱紧了魔理沙，“好冷……我们到了吗……？”

魔理沙转头，从方向看来，看起来她们马上要飘进鸟船的指挥站，那里有一扇舷窗的玻璃看上去已经碎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些危险的入口。

“撑着点，爱丽丝，我们马上就到了，抱紧我，只是可能会受点小伤……”

魔理沙已经感到有微弱的引力存在，鸟船有产生引力的装置吗？那可真是雪中送炭。

可爱丽丝的身体似乎比之前更凉了，得赶快做些什么。

还得加速，对，哪怕一点点也好。可该怎么加速呢？

魔理沙想起丢掉的宇航服。

……就当是为了爱丽丝吧。

被暗蓝色的冷却服裹住的白皙肌肤微微透着点香甜的粉色，此刻和被剥去果皮的山竹果肉一般诱人地暴露着，还好安全泡泡里的空气是地球上的常温。魔理沙把脱下的上身冷却服揉成团状，继续往运动的反方向扔，接着又毫不犹豫地脱了下半身。

反正除了爱丽丝现在也没有别的人看了，魔理沙干脆破罐子破摔，把身上能脱的全都脱下了。裸着身子的金发女孩儿用最大力气将最后一件扔出去后，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来自身躯那最原初的体温去温暖爱丽丝。

要进舷窗了，魔理沙抱紧了爱丽丝的身躯。窗口不大，只要调整一下方向，刚好能让两个人通过。

但麻烦的是魔理沙现在赤身裸体，而舷窗的外围还残留着一些碎玻璃。

没办法……忍忍就过去了。

话虽这么说，她还是感觉到背上有几道刀子在划，像滚烫的针在烧，在刮。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啊！

她咬紧着牙关，疼得泪水都像断了线的珠子飘在空中。玻璃渣在她背上留下两道长长的血痕，像是天使被砍断翅膀后尚未愈合的创口。

指挥站只有一个舱门，想必那里便是通向生态舱的道路。引力也已经有了明显的作用，但显然没有地球上那样大。魔理沙忍着背上的痛楚一手托着爱丽丝，一手抱着渺茫的希望打开舱门。伤口渗出的血在低重力下慢慢落在地面，画出两道血痕。

舱门幸运地可以被打开，里面是一条短通道，尽头是象征生命的自然绿。刚开门时，魔理沙差点被一阵扑面而来的气流吹翻——有空气！

这正表明，里面至少是人类可以生存的空间。

魔理沙赶忙把爱丽丝送进通道，自己才几乎是扑地进入了通道，不断流出的血液剥夺着她残余的力气。

“砰！”舱门被用最大力气关上，把空气再次锁在了生态舱中。魔理沙试着钻出了安全泡泡呼吸了几口，发现这里的空气也和地球无异。

总算是到了，救命的鸟船。

“爱丽丝？爱丽丝？我们安全了哦……我们到鸟船了喔……我们到了……爱丽丝……醒醒啊……”

爱丽丝周身安全泡泡的光泽倒是逐渐消失了，但她好像睡着了一般，没有任何回应，是睡美人还是已经是一个洋娃娃？魔理沙没法知道答案，但她依旧对那个最坏的结果怀抱着恐惧。

“爱丽丝……呜……爱丽丝……醒来啊……求你了……”

魔理沙的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落了下来，她跪了下来，埋进爱丽丝的怀里低声啜泣，直到流出的血液带走她的最后一丝­­­意识，她还在带着哭腔弱弱地呼唤着身下的都市派魔法使。

“爱丽丝……”

朦胧恍惚间，魔理沙感觉到有一只手，在轻轻抚摸着她的头，而背上的伤口也似乎不那么疼痛了。

※

“发现附近有目标异空间的波动。”

“确认具体位置。”

“在‘鸟船’废弃生态空间站内的一座鸟居中。”

“十字军”号在埃利希的亲自操纵下缓缓转向，庞大的船体逐渐接近看上去毫无生机的鸟船。他扭动着旋钮，看着操作界面上的选项一个个切换。

“弹头已由常规弹头更换为仙人掌能源弹头，请校准主炮口。

“确认口令‘希望’，启动发射程序。”

咔哒，巨大的飞船下探出长长的炮管，它周围闪着绿光的圈圈越来越多，叠至炮口。

“VIVIT，准备行动。”

埃利希的身后伫立着一位红发的少女，她面容上的沉静与她看上去的年龄毫不相称，那是一种精通万事的老管家气场。

紧接着光圈猛然朝炮口飞一般地集聚，一发绿色的光弹朝着鸟船疾驰而去。和其同行的还有一头红色的长发，后面跟着两个僚机一般的设备。

“轰轰！”

猛烈的震动吓得魔理沙把口中的菜汤喷了出来，其结果便是爱丽丝借给她穿的内衣上多了块难看的污痕。可爱丽丝却没时间去责备她，而是敏感地发觉生态舱内的空气密度在急剧下降，她一把把魔理沙拉进怀中，召唤出安全泡泡。

“引力好像有些不正常……是身后出现了引力源。”

二人都察觉自己的身子有一些向后倾的趋势，那是爱丽丝去找到炊具的神社鸟居的方向。“见鬼了，哪来的爆炸？”爱丽丝低声咒骂着，但很快变成了惊叫，“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森林在引力和风力的共同作用下变得扭曲，湿润的空气在低温低压下蒸发又液化形成阻碍视野的白雾。枝叶惊慌地乱舞着，仿佛已经预见自己在真空中消亡的最终命运。稍细的小树很快就被折断，在逐渐稀薄的空气中横冲直撞，有些折断处还十分尖锐，让二人不得不费力躲闪着这些飞来飞去的木匕首。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鸟居确实是一道结界……小心！”魔理沙作着推测，一手抓着临时找到的扶栏，还眼尖发现了一根树枝直往爱丽丝背后冲。她眼疾手快把爱丽丝的头往自己方向压，那树枝才只卷走了爱丽丝的几根头发。“所以才出现这种封闭已久的异界第一次与其他异界接触的现象。”

唰！

“等……魔理沙后面……?”爱丽丝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有一道红色的身影在白雾中闪过了……”

“嗯……？往哪边去了？”

“没记错的话就是鸟居。而且那绝对是个人……”

贸然跟上去可能会有危险，可二人无心思虑过多，唯一的避难所已经濒临毁灭，鸟船的空气几乎全部逃逸到了无垠的太空中。如果那是一个异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跟上去！

她们逐渐习惯了这个引力环境，气压梯度力也几近消失，雾气逐渐散开。

在不远处，被这场小灾难蹂躏得歪歪扭扭的神社鸟居前，居然凭空多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绿色破口！那些破口就像是贴在一堵无形的墙上的苔藓，边缘闪烁着不稳定的光芒——看来这就是损坏的结界了。

“你觉得我们进去有多少生还的可能？”

“风只向一边吹——我赌里头有空气哩。”

一长一短两头金发在微风中飘逸，只是二人在两股引力的作用下像是后仰和地面形成了四十五度角——有点像反过来的MJ招牌姿势。

随后，她们一个箭步跃入一个结界破口，把命运全数交给未知。

※

“数十年前，我和女儿，在研究仙人掌能源。”

这里只有无尽的深绿，还有一条条亮绿的细线交错成方格，像网一样互不相干地层层平铺在整个空间中。突入异空间的VIVIT飘着一头鲜红的长发，身旁还时不时掠过几串短短的字符，她放缓速度来仔细观察，却发现只是随意拼凑的几个英文字母。

“那时候，能源爆炸了，女儿在异空间……这里，被关了进来。

“但那是迫不得已。

“有位自称‘神绮’的魔神告诉我她是魔界的背叛者，但是那时她已经十四余岁。虽然她是我收养的，神绮倒也明白我这为人父者的心思。

“她说，这孩子必须得死，这样才能保证她再也不会危害魔界。但是她的孩子也很多，她也理解我的心思。让我寻找一个方法，别让她听闻到那孩子的消息。

“她还告诉我，现在的人类世界也存在不少的魔界人，想要让那孩子不被知道几乎和登天一样难……我只有一个办法了。”

那少女神色微微动摇，“主人是说，您的女儿就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地方？可是……这里没有任何可以维持生命的东西呀？人类不吃不喝十年，会死吧？”

埃利希的声音在耳麦中继续响着，那少女只好停止发问。

“我不知道人体冬眠技术对她那样的魔法生命是否管用。但总得试试。后来我才发现神绮并不了解这种技术，如果她知道，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她接回来依旧是未知数。

“我把她放入了经过特殊改造的冬眠舱，它是被武装过的，像你一样。然后我打算利用采用仙人掌能源的推进器将她送到同步轨道上直到我蒙混过关。”

“主人没想过仙人掌能源的爆炸会撕裂异空间的入口吧？”少女在单调的绿色中四顾，试图搜寻主人提到的冬眠舱。

“所以当时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的冬眠舱被吸入到异空间中。”埃利希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沮丧，他好像在微微抽泣，“但今天，你一定要找到她！她一定就在这里的某处……启用魔法生命探测吧。”

“是，主人。”

※

异空间另一处，同样有一对金发穿梭在一层层网格间。她们搜寻着那红发少女的身影，目光投进深绿之中却次次徒劳无功。

“vmwp，qgdk……这个空间整体十分单调，只有细节上的不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做好导航，我们很可能回不到原本的世界了。”

“我也发现了，这些网格似乎是静止的，只有上面的字符串各不相同——啊……这里连一颗星星都没有，比太空还要无聊。话说回来，这里面应该是有空气的，”魔理沙看着爱丽丝捣弄着导航的术式，那法阵上的光圈儿随着爱丽丝的指尖活动，逐渐形成了一片蓝色的雾气，里面有两个光点静止着，只有下方表示坐标数字的变动才表明表示这二人的光点在空间中运动。她构造术式的手法行云流水般娴熟，但很明显已经有些疲惫。“你想啊……那个红头发都不带任何保护飞进来了，那爱丽丝你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安全泡泡解除什么的。至少爱丽丝不会太累。”

爱丽丝瞟了她一眼，以沉默回应她。虽然同时维持导航术式和安全泡泡确实很累，但她依旧谨慎地没有盲从魔理沙。那个红头发的如果是直接从鸟船的破口飞进来的话，那不就代表她根本不是正常人类吗？

“哎呀、爱丽丝真是的，稍微放自己好过嘛！”魔理沙看不惯她那固执的态度，便赌气一样丝毫不考虑后果地蹦出了安全泡泡的范围。

“等等！魔理……”

魔理沙安然无恙地飞在安全泡泡外。

“你看，可以解除了吧？”

那金发女孩儿俨然一副胜辩者的姿态，骄傲得不得了了。

“唉……你还真是一如既往地鲁莽。”

忽然，魔理沙眼尖发现了她上方的一艘飞船般的东西。蓝色的外壳有着流线的形状，却不乏略带侵略性的尖锐处。中间似乎还有着一个驾驶舱一类的东西——不，不如说是一个一人大的玻璃罩，里面好像还关着一个人。

“看！那里有东西！”

“一艘飞船？”

“我们去看看。”

那飞船有一个不高的速度，但不妨碍魔理沙抛下爱丽丝率先追上去，接近它的同时魔理沙还发现那玻璃罩里的好像是个红头发的女孩儿。

爱丽丝追上来时，魔理沙已经贴在玻璃罩前端详着那女孩儿的面貌了。

鲜红的长发和白皙的肌肤……还有着一张相当少女的面孔。魔理沙的目光从上往下移，她一丝不挂的胴体有着微微的健康光泽，和自己的发育程度相当，只是前者看上去更水嫩些。

她看向自己身着爱丽丝内衣的躯干，胸口的布料显然少了什么强而有力的支撑。

“她这么好看么？”

转过头去，魔理沙发现爱丽丝那鄙夷的目光正对着自己。

“诶、没、那个……唔。”

在爱丽丝接近后和魔理沙拌嘴时，玻璃罩中少女的指尖，不引人注意地微微抽动了一下。

紧接着，飞船的喷射口开始迸发蓝色的火焰，玻璃罩周边的部分缓缓启动——可以看得出玻璃罩本体其实是一个驾驶舱一类的东西。

玻璃罩内的少女睁开红宝石般的眼睛。

“你是……魔界人……”

爱丽丝显然听到了玻璃罩内的低语，她惊愕的神情溢于言表。而魔理沙更是注意到了那红发少女的厌恶神情。

来者不善啊。

魔理沙拉住爱丽丝的手转头就飞，后面果真追来了大把大把色彩斑斓的子弹。

在脸旁划过的温热告诉她，这些子弹可不是平常在幻想乡里打打闹闹的金平糖、黄瓜和红薯。

“我们两个在一起会不会比较活靶子？”

冷不丁地，爱丽丝突然给魔理沙冒出来一句。

“啊？”

自己被猛地一把推开，比人头还大一圈的大光球从二人中间闪过。

“分头行动！她的目标可能是我！”爱丽丝朝着魔理沙大喊着，“你得想办法把她的外壳击破！发射的子弹好像大部分来自那里！”

弹幕的密度在爱丽丝走后显然低了很多，但魔理沙显然没法放下心来，因为少来的弹幕全集中去了爱丽丝处。

不知道爱丽丝能撑多久……她一边侧身闪过擦过来的子弹，又一个俯冲避开上面的激光。要是现在她还是素日的装束，那那顶大黑帽子准得烧出几个洞。

魔理沙伸直手臂，张开手掌向着目标，歪头躲过四处散射的子弹，把魔力汇聚于掌心，爆出两道炽热的激光。直击那追击着爱丽丝的蓝色庞然大物。她眼见那层蓝色的装甲被烧熔出一个大洞，还有里头红发女孩儿得知被偷袭的愤怒神情。玻璃罩内的怒火化作玻璃罩外的大波弹幕，像墙一般几乎要堵死她的躲避空间。

更让她生气的是她看到魔理沙摆了个奇怪的姿势，就把所有的弹幕躲了过去。这是算是魔理沙的“邪道”之一，平时她和灵梦对决时偶尔会看心情用。

怎么这两个人打都打不中的！？里头的红发女孩气得想要砸破玻璃罩冲出去直接揍她们一拳。

趁着那女孩分神，躲避压力不大时，爱丽丝赶忙粗略观察了那机械的构造，幸运的是她一眼就发现了连接薄弱处。可惜大规模工作要用到的人偶娃娃全部在空间站待命，过多依赖人偶的自己现在只能发动一些基础的攻击魔法。

但愿管用，但愿管用。

“火球术！”

像是有一支看不见的画笔，在爱丽丝面前逐渐画出一个橙红的魔法阵。她张开的手掌紧紧一握，法阵中便呼啸冲出两个炽热的火球。一碰上那飞船便疯狂地啃食着它的钢壳，铁蒸汽逸散在这异空间中。

“你们……”

看着自己的武器逐渐失去效用，那红发女孩也恼羞成怒。她蜷缩起身子，又猛地扩展开来，玻璃罩噼里啪啦地碎裂开来。那飞船也分开成两半，在她背后化作一对粗犷的钢铁翅膀，笨重地甩动着。

“尤其是你这魔界人……给我死在这里吧！”

魔理沙远远就能听到她的怒吼，心想大事不妙。她急忙伸平手臂集中精力，让魔力化作星星弹在身边浮现。

瞄准……瞄准……

“咻！”

沉重墨绿色调的异空间闪过几十道滚烫的流星，轨道的延长线直交那红发少女的背后。

而目标这次学聪明了，她猛地一个旋转俯冲，把那钢铁之翼用作盾牌。流星弹敲在铁皮上碎裂成小光块，发出乒乒乓乓的钢铁敲击声。

“你这杂鱼人类……还和魔界人同流合污！”

鲜红的发丝在强大的魔法力场下散开来飘动，那少女紧皱的眉头露出几丝杀意。她双手握拳，把弹幕像小孩子丢沙般密密麻麻地送去给二人。避开这色彩斑斓的雨让魔理沙感到体力不支，她的肩膀被一颗高温的光球刮过一道，焦肉味和血腥味一同在异空间扩散开来。

“啊——！”

爱丽丝倒是流线般穿过这场大雨，她避弹的姿势好如舞蹈，四肢的每一个动作都协和无比，抬手，放脚，歪头——把自己的美学在避弹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魔彩光！”

三个飞舞的身影在互相倾泻着魔力，飞得太远的光弹逐渐消亡，只要那些火花的轨迹比直线更加多变的话，就与一场异常绚烂的烟花表演无异。

“嗡！”

红发少女又回头把凌厉的眼神抛向爱丽丝，她一张掌便开出一片光墙，全盘接收了那混着七色的激光，然后散射成单色光作为反击手段。

爱丽丝显然想不到她的魔法造诣与自己不相上下，她差点忘记用护盾反击。爱丽丝手头的光墙部分被蒸发，形成灰蒙蒙的烟雾，呛得她直咳嗽流涕，停下了维持护盾的魔力输送。也就是在那烟雾后，气愤的红发少女抓住机会冲来，直掐住爱丽丝的脖子！

“抓到你了……魔界人。”

“爱丽丝！！！”

魔理沙见状急得乱了阵脚，但碍于那女孩和爱丽丝的距离过近又不好释放大范围的魔法，只重火力的她此时只能狼狈地绞尽脑汁寻求解决办法。

“看你这精致的样貌，是神绮亲手塑造的吧？如果毁灭你，神绮会作何想法？”

红发的女孩儿浅浅地笑了，那嘴角翘起的弧度满是仇恨，掐住爱丽丝脖子的手又握紧了些。

想想办法啊魔理沙……快想想办法……

原处的金发女孩儿看着爱丽丝痛苦的神情愈发担心，紧咬的牙齿几乎要把嘴唇咬出血来。

爱丽丝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了……她不住地挣扎，想要摆脱钳制着她的魔爪，然而全身上下唯一能动的也就那双踢不到人的腿在乱蹬，徒劳无功。

“滴——”

霎时间，红发少女的手腕被一道不知从何而来的细蓝激光擦过，极高的温度把她的皮肤烤出焦糊的气味，迫使她松开了手。爱丽丝赶忙调动全身魔力弹射一般逃离了她身旁，并为突如其来营救者的样貌所震惊。转头看去，三人眼里只有一个身着女仆服饰，长发同样赤红的少女握着扫把，身边围绕的两个僚机上发出激光的炮口还闪烁着蓝光。

除去这些，两个红发女孩的相貌居然几乎一模一样。

爱丽丝和魔理沙都惊掉了下巴。

“VIV，实现我的梦想吧！救救我的女儿吧！”

那女仆二指放上耳机，小声地说着什么。

随后，扫射的激光分布如双手同时开扇般遍布面前，又像一双翅膀重获了自由展开来。让魔爱二人险些躲避不及，裸着身子的少女却不紧不慢地在周身展开护罩，硬是扛下了十几道光束。只是那钢铁的翅膀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稍小的碎块更是在高温下蒸发不见。

“我的仿制品？”

她轻蔑地瞧着那女仆，后者严阵以待的身姿根本提不起她半点认真对待的态度。

“被称为人者所创造的，东西哟。

“解放吧！”

※

穿行在激光织成的网中，看着发光的羽毛一次次从自己的鼻尖惊险地掠过，要不是VIVIT作为机械人有着超强的分析力和机动力，恐怕早就会在这里化作一具尸骸。

那女孩儿——也就是埃利希的女儿薇薇特，VIVIT外观设计的原形——背后长出了一对超越自己认知、天使一般的洁白双翼，仿佛天神降临，但带着与恶魔无异的锐利敌意。

而埃利希亲自驾驶“十字军”号从一个大的破口处进入了异空间为VIVIT提供支援。“十字军”号就像一座庞大的要塞在必要的时候给予VIVIT庇护，在VIVIT分析不出躲避方法时她也不至于被镭射和光弹打成筛子。

魔理沙和爱丽丝被VIVIT提醒可以返回“十字军”号，二人虽然照做但魔理沙却不甘袖手旁观。

“魔理沙，你要去做什么？”

爱丽丝皱着眉困惑地看着魔理沙手中的碗，里面结了一整碗的大块冰。为了拿起它魔理沙还特地戴上了不知道哪找来的劳护手套，“当然是去帮那位、嗯……VIVIT？”

“我不理解，而且你的手套和这个冰碗是哪来的？”

“我只是像以前一样多翻了一些衣柜以外的地方而已哩，工具箱、冰箱什么的。”

“你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死黑白老鼠。”

爱丽丝无奈地叹了口气，既然现在魔理沙已经有了合身的衣服可以穿，那就没必要用自己的内衣来为她遮羞。她拿起叠好的内衣往浴室走打算穿回去，一眼都不想瞧全身冷却服的魔理沙。

结果出来时她连魔理沙的影子都看不见了。

※

“你叫VIVIT？”

“我是。”

“我来帮你一把。”

“？”

魔理沙事先为眼睛蒙上了滤光法术，然后自信地耍出她的星星魔法，用强光将异空间照亮大片，像闪光弹一样短暂地夺去了薇薇特的视野。阳炎般的高亮中她发现VIVIT的还在照常行动，每一次的躲避和计算好了一样都挑着最灵活的路线走，魔理沙便得出了自己的推断——这家伙可能是个机器人，才能直接从鸟船的外部直接在不作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入侵。

那这样就好办啦。

魔理沙又飞远到“十字军”号附近观望着，发现薇薇特一直都在用魔法护罩来对抗VIVIT的攻击。那两个僚机倒是在背后和VIVIT前后包围着她，她的翅膀扇动着，仿佛护罩不存在实体一样。

也就是说可以绕道背后把她砸晕。这样另一边的事也处理完了，可以早点回家。

“那个魔界人的同伙……哪去了？！”

薇薇特愤怒的目光扫视着周围，想要寻找那颗金色的流星，视野却没完全从强光中恢复过来。她只好大吼一声，再一次让体内的魔力爆发，子弹在她周身烟火一样爆射开来，离她愈近愈密集，阻挡着想要靠近她的任何人。

当然也包括打算绕后偷袭她的魔理沙。什么时候才结束啊？她的这种弹幕，走近了就真的无解啦。

干脆扔过去吧……不行，变数太大了。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个不太致命的钝器，我又不是那种小说里随随便便敲人后颈就能让人昏过去的刺客。

“呜诶！”

走神着差点被一个迎面而来的光弹打到脸，魔理沙一个侧身才擦过去。当注意力回到薇薇特身上时，她才发觉那些全方向的弹幕已经减少了一半。

“你发什么呆？”

爱丽丝就在她身后，旁边还跟着三个小型无人机。她澄澈的眸子透出些太空作业时的沉静。

“啊……爱丽丝。”

“我大概猜到你要干什么了，你猜得对，那个护罩并没有实体，你大可以直接穿过去。”她巩固着魔理沙的想法，并打算帮一手。身旁的无人机虽说不是人偶，但终究是可以和爱丽丝链接上的，好歹可以作为素来使用的魔法的载体了。

“那就谢谢咯！”魔理沙咧嘴笑了笑，观察片刻后便冲进了子弹群。二人其实都不太确定彼此心中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计划，不过她们依旧有默契地行动着。爱丽丝像乐团的指挥一般，手臂在有节奏地舞蹈，操作着无人机发射着魔法光束，尽可能地蒸发薇薇特的护盾来造成更多的雾气遮蔽她的视野。只要VIVIT持续的火力压制依旧存在那魔理沙就有更大的机会，并且对她一个仙人掌能源机器人来说这也不是难事。

薇薇特厌恶地挥手驱散烟雾，一边吸取着被偷袭的教训，不忘朝背后射击，然而失去视野时发射的弹幕不免显得杂乱无章，高速接近她的魔理沙很轻松就闪了过去。薇薇特的鲜红头发在水汽中很显眼，让魔理沙很快就锁定了目标。

再快点，再快点！

金发的流星举起冰碗，为了加速不得不牺牲了大部分机动性，结果倒是被一道反射的激光烧中了手臂，疼得她大叫起来。

“？！”

薇薇特警觉地回头，眼里只剩下越来越近的魔理沙和她手上滑稽的一个铁碗。

她要做什么！？

红发少女转身想防护，但这个距离和速度已经来不及了。时间仿佛在一瞬间放慢下来，她清楚地看见魔理沙右臂上被烧掉了半个拳头大的肉，还有魔理沙脸上痛苦的泪花。

薇薇特除了自己脸上的表情什么都没法再改变。她一脸惊愕地看见魔理沙撞向自己。

“咚！！！”

※

朝向爱丽丝和VIVIT的最后一批子弹还没在射程外消失，一金一红两位少女便赶忙朝着另外两位同样发色的飞去。漂浮在那里的两个少女都失去了意识，并且额头上都有一个大包。

爱丽丝汗颜。

“结果她只用了一个头槌就把大小姐撞晕过去了，然后把自己也撞晕过去了……她手上的那个冰碗是打算用作钝器吧？”VIVIT还在认真分析着，或许机械人的作风就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两人都各自抱起自己该带走的人回到了“十字军”号上。埃利希热泪盈眶地抱紧了自己的女儿，口中喃喃地叨咕着“回来了”之类的字眼。爱丽丝则回到她们刚才带的房间，将魔理沙轻轻放在床上，如同她是一件精美的瓷器一样，在等待她醒来时细细打量着她。

“主人让我询问你们是否需要一同返回地球。”

VIVIT的声音忽然响起，打断了爱丽丝。

她摇头起身，甩甩那漂亮的金色短发。

“不用了，你们有没有在鸟船附近看到一座蓝色色调的空间站？”

“我在舷窗中看到过。”

“那送我们去那里吧。”

“收到，我这就去通知主人。”

VIVIT的脚步声啪嗒啪嗒在走廊中响起，随后飞船的引擎开始大功率运作，“十字军”号专门为二人制定了航线，将她们直接送回了河城空间站。河童们先是惊叹于那大飞船的构造，又羡慕被它送回来的幻想乡航天员们，接着开始埋怨她们为什么不把这飞船的构造记录下来带回来作研究资料，还把一件宇航服完完整整弄丢了——那玩意儿可贵了，尤其是荷取埋怨魔理沙埋怨得最凶。

魔理沙刚想辩解，爱丽丝便拉住了她的手。然后，安全泡泡在二人周围升起，她接过爱丽丝递来的安全绳，立马就明白了爱丽丝的意思。

“哎呀那些事怎样都好啦——”魔理沙朝荷取打着哈哈，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优哉游哉和爱丽丝一同离开了这个组件。看她们二人牵手的亲昵样，其他河童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得回到各自的岗位上了。

“从‘玄武’号出去吧，那里的景色最美。”

“嗯！”

“赶快，快要日出了！”

呲——

舱门缝冒出几丝白汽，穿着常服的二人又一次开始了太空行走。只不过这次她们都没无要务在身，也就能够给予彼此最纯粹的陪伴。

“虽然四十五分钟空间站就会日夜交替一次，但这种景色短时间内是不会看腻的。”

太阳像是从黑暗的夜半球中挣扎升起的圣婴，随着他逐渐地升起，无穷的光热也像啼哭般，随着时间响遍了整个半球。

“美吗？”

“美。”

最后总评一下（）

首先总结一下文章，首先是两个团体，就叫A和B好了，对峙起来，表示有个巨大的阴谋，然后是小两口在空间站闹别扭，然后飘到鸟船，就发现AB两团体矛盾的集合点，再经过大概是最后经过激动人心的战斗，迎来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整体看下来是相当流畅、完整的一部作品。

然后，战斗那段我直接跳过了没看（）

你可要感激，这种敷衍态度我一般看别人的文是不会有的，是稀有款（）

接下来是我随便说说，可能有错的地方。

首先是说，我们写小说的时候，肯定都是希望能提升自己写作能力，创作出更好的作品的，那么提升所应当去追求的方向有哪些？个人觉得从小说历史来看，以卡夫卡为界大致可分成两道：往前是现实主义小说那一类，如同电影里的希区柯克、绘画中的达芬奇，追求精致的人物刻画、细腻的现实描写以及吸引人心的情节安排，它们揭露、批判当权和社会现状、反映现实巴拉巴拉；往后就是昆德拉所说的“于平凡中发掘诗意”的小说，“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譬如普鲁斯特，通过来探寻所谓“回忆”这样一个精妙的过程，譬如纳博科夫，戏仿、揶揄当时流行的种种，进而升华出自己的文体、反应，如他说的——“内容和风格”；譬如川端康成，用富有日式侘寂、东方独特美感的文字表现世间种种生活和爱恋。

这篇文章的归类，依照上文说的一堆，就该是属于前者的，所以，可以反思一下问题景色即人物描写缺少细节啊（就是那些，你闭上眼睛，沉浸在“写作”的思绪里，能感到闪着光的那些小颗粒，每推进一段剧情，静下心来好好看看四周，总能发现不少的）；剧情缺少吸引力啊（一般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制造矛盾漩涡，如荆轲刺秦（怎么会冒出来这个例子），血海深仇对国家大局又对行刺的艰难；或是悖论，如卡夫卡，鸟寻找囚禁它的笼子）

其次就是，学习一门创作技术，就得明白它的优势和劣势，或者说，在这个各种表现技术饱和、撑胀开的的世界里，“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动画当例子，电影《千年女优》在各种“电影”里眼花缭乱的穿越、《恶魔人 crybaby》里奔跑时那夸张的形体动作，（《电锯人》里那个什么真实系作画就纯傻逼）。小说呢？它是最贴近语言本身的艺术，或许是语言本身样式、读音和它们所蕴含义在大脑中，按照时间顺序，或是共时地——在那团奇妙的闪着光的海洋里的奇异融合、滑动。注意下这个，你就能发现文章中的许多描写其实不是文字本身擅长的东西，可以做简化，或删除的（当然写不好还是先得从自身找原因）。

然后这也是我跳过战斗描写的原因，少女在天空飞翔啊，五彩斑斓的弹幕在空中绽放啊，那不是文字所能正面描绘的场景。

就到这儿吧。